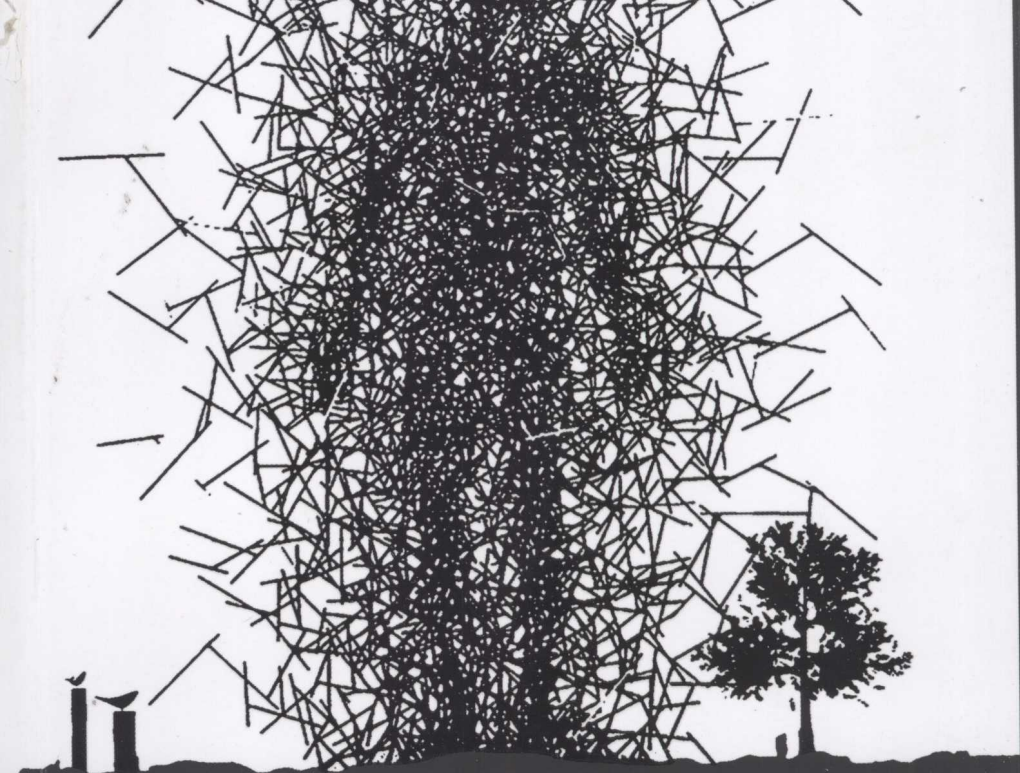




罪恶，
令人难
去发现
去发现

——读心术破译谋杀案

别给凶手起外号² 鬼杀

莫伊莱/著

APG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014005868

1247.56

339

V2

——读心术破译谋杀案

别给凶手起外号②

鬼杀

莫伊莱/著



北航

C1692679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6

3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杀/莫伊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9

(别给凶手起外号·读心术破译谋杀案)

ISBN 978-7-5396-4666-4

I. ①鬼… II. ①莫…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7690 号

出版人: 朱寒冬

策 划: 千喜鹤文化

责任编辑: 岑 杰

特约编辑: 张秀琴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 230071

经 销: (0551) 63533889

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10) 69505445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迷途羔羊	1
第二章	活不见人	8
第三章	失踪	16
第四章	鬼迷心窍	20
第五章	鬼影重重	24
第六章	心口不一	28
第七章	老九	32
第八章	活见鬼	38
第九章	窥视	43
第十章	半仙儿	49
第十一章	反常	55
第十二章	谁都有故事	62
第十三章	离群之鸟	68
第十四章	凶多吉少	74
第十五章	血衣	80
第十六章	事态严重	86
第十七章	尸块	92
第十八章	冰下人骨	98
第十九章	深夜来客	104
第二十章	人皮	109

第二十一章	河底捞尸	115
第二十二章	鬼屋	121
第二十三章	风流种	127
第二十四章	情敌	133
第二十五章	检验结果	138
第二十六章	凶器	144
第二十七章	关系	150
第二十八章	锯	156
第二十九章	木匠	162
第三十章	支离破碎	168
第三十一章	试探和观察	174
第三十二章	惊恐与木讷	180
第三十三章	寻找第一现场	186
第三十四章	旁敲侧击	192
第三十五章	鬼屋藏尸	198
第三十六章	人头	204
第三十七章	分尸之前	210
第三十八章	谁是知情人	216
第三十九章	突发事件	222
第四十章	出离愤怒	228
第四十一章	欲言又止	234
第四十二章	遮掩	240
第四十三章	寻衅者	246
第四十四章	阴媒	252
第四十五章	两面派	258
第四十六章	人前背后	264

第四十七章	你在隐瞒什么	270
第四十八章	你又在隐瞒什么	276
第四十九章	威胁恐吓	282
第五十章	摸底	288
第五十一章	良心谴责	294
第五十二章	扮鬼	300
第五十三章	没那么简单	304
第五十四章	意外录音	310
第五十五章	谁在说谎	314
第五十六章	貌合神离	320
第五十七章	双刃剑	326
第五十八章	套话	332
第五十九章	古怪不古怪	339
第六十章	试探	343
第六十一章	不清白的受害者	347
第六十二章	出人意料	353
第六十三章	策划巧合	359
第六十四章	若隐若现	365
第六十五章	准备返程	371
第六十六章	最后关头	377
第六十七章	揭开假面	383

第一章 迷途羔羊

北方的冬天是寂寞的，尤其在人烟稀少的乡下。几场雪落过之后，天与地就被浅灰和素白连成了一片，透着肃杀和冷寂，在严寒的凌虐下，干枯的树木时不时发出裂开的脆响，好似痛苦的呻吟。

天空中除了灰蒙蒙连成一片的云之外，几乎找不到鸟的影子，地上也同样不见任何小生物的踪迹，寒冬就好像一道无声的禁令，把万物都禁锢起来，只留下空旷寂寥。

云顶村也不例外，冬季农闲，寒冷让人不愿出门受罪，原本就不密集的人家皆大门紧闭，只有各家窗上的水汽昭示着室内的温暖。

云顶村原本并不叫云顶村，在大约几十年前这里还没有被改名之前，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管自己住的村子叫牛尾巴村，原因很简单，这个村上有一半的人家都姓牛，而这座自然形成的村落，居民分布的位置让它看起来恰似一条牛尾巴。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村子忽然改名了，变得文绉绉的。

不过，改变的始终都只有称呼而已，这里的人还是日复一日过着同样的生活，周而复始，生活清贫，却也安逸。

围绕在云顶村周围的几座山，就像屏障一样隔绝了外

面的喧嚣嘈杂，虽然也在某种意义上阻断了村里人的财路，倒也变相地保留住了山村的质朴风貌。

这里的人们始终安静而寂寞地生活着，日复一日。

这一天，日头依旧没精打采地挂在天上，散发不出任何暖意；村中小路上依旧不见什么人影，除了偶尔谁家的黄牛会哞地叫一声，惹得几家黄狗叫。

而在村外，通往云顶村的唯一一条水泥小马路上，却充斥着嬉笑打闹的声音。

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背着旅行背包，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朝云顶村走去。

“老公，我累了！”走在比较靠后位置的漂亮姑娘忽然停下脚步，伸手把脖子上厚厚的毛线围巾朝下拉了拉，露出嘟着嘴的脸，她向前面转过头看向自己的高大男孩伸出双臂，撒娇地说，“怎么这条路这么远啊，我的脚都要疼死了！”

“宝贝儿，再坚持坚持！好像很快就要到了呢！”姑娘嗲嗲的撒娇听在大个男生耳朵里，只觉得心里麻酥酥的，连忙折回去背对着姑娘半蹲下身道，“要是累了就趴上来，我背你走！”

“不要，人家很重啦！”女孩儿扭了扭身子。

“不会！我家宝贝儿一点都不重！”男生回答得很迅速，没有一丝迟疑。

他的话对于女孩儿而言显然是很受用的，她娇嗔地拍打一下男生的后背，美滋滋地趴了上去：“觉得累就放我下来哦！”

“不累！背着你走一辈子我都不嫌累！”男生嘴上这么说着，走出几步之后却分明带着一丝气喘吁吁。

这一厢一对小情侣甜腻腻地打情骂俏，那一厢有人很受不了地发出嗤的一声。

“至于不至于啊？大白天的搞得好像拍恶心巴拉的偶像剧

一样，生怕谁不知道你们两授受不亲了是不是？”走在前头的一个男生一脸不屑地咕哝着。

走在他身旁的是一个瘦削的男生，听朋友这么说，连忙扯扯他的衣袖，压低声音提醒他：“伟铭，小点声，人家就在后面呢。”

被叫作伟铭的男生轻蔑地从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我敢说，就不怕被人听见！一对狗男女，还怕人说？”

他的这句话声音说高不高，却足够让同行的几个人听得清清楚楚。

背着女朋友的大个男生闻言立时变了脸色，把背上的女朋友往地上一放，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上前，用力推搡那个叫伟铭的男生：“你找茬儿是不是？苦头吃得还不够是不是？”

伟铭和高个男孩都站下不走了，同行的几个人也只好都停下了脚步。

说话的工夫，一个格外高大壮实的男生一把推开瘦削男生挤了过来，拿眼睛狠狠盯着伟铭，问另一个：“怎么着然子，这小子又皮痒了？正好，哥们儿我手也痒痒了！”

被推开的瘦削男生也跟着挤过来，整个人挡在自己朋友身前，对其他两个气势汹汹的男生赔着笑脸：“肖亦然，郝鹏，你们俩消消气，伟铭他不是故意的，他今天心情不好说胡话，你们别和他一般见识！”

“邢君挺，你给我让开，不然我可就把你跟李伟铭看成一伙的了！”人高马大的郝鹏边说边摘下手套，活动着手指，“坐车坐了那么久，关节僵硬，正好活动活动！”

“哎呀，你们别打架啊！大伙儿一起出来玩儿的，别伤了和气！”一直跟在队尾的女生尖着嗓子嚷起来，一张嘴原本就尖削的脸几乎要变成锥子形。

“是啊，亦然，郝鹏，你俩甭理他！”之前被男朋友背在背上的漂亮姑娘也开口了，边说边走上前拉着自己男朋友的胳膊，“难道听见狗叫还不走路了吗？咱不和他那种人一般见识！”

“哼！”高个男生见女朋友开口，也瞬时松开了拳头，“看在晓晓的面子上，我放你一马。”

“谢谢你们，对不起啦！”忙不迭道歉赔不是的依然是瘦弱的邢君挺，而他身后的李伟铭则始终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挑衅表情。

确定有惊无险打不起来之后，几个人才又开始向前进发，只不过经过了刚才那么一闹，原本还三三两两闲聊的年轻人谁都没心情开口了。

走着走着，李伟铭的注意力被路边的一间小房子吸引住了。

那是一间非常不起眼儿的破旧矮屋，屋顶很低，个子高大一些的人如果想进门，头顶几乎要擦着门框才行，屋子外墙的红涂料在经年累月的雨水冲刷下变得斑斑驳驳，屋顶的瓦片也七零八落，缝隙里还有干草随风摇摆。屋子没有屋门，却有一道高高的黑色门槛，门框上挂着一块同样破旧的木头匾额，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姑娘庙。

“姑娘庙？这是什么地方啊？倒是新鲜！”李伟铭一边嘟囔，一边抬脚就往矮屋跟前走。

“别进去！”方才一直走在队伍最后头，自始至终没有开过口的小个子女生这时候突然出了声，她瞪圆了眼睛看着眼前的小屋，对李伟铭说，“姑娘庙不能进！”

“为什么不能进？什么样的庙我没见过啊？还没听说过不让人进去的呢！”李伟铭并没有把小个子女生的话当回事。



姑娘庙。这是什么地方啊？倒是新鲜。

姑娘庙里面供着的都是未出嫁就横死的年轻姑娘的灵位，凶得很！千万不能进去！



伟铭，
别乱说话！



什么破地方，连一个贴照片的都没有，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美女？

女生摇摇头：“姑娘庙不同于其他，进不得！里面供着的都是没等嫁人就横死的年轻姑娘的灵位！凶得很！还是别去招惹了！”

“行了，皮兰，你还真当自己是个神婆啊？”锥子脸女生鄙夷地睨着小个子，“在学校里头还疯不够，还要出来继续疯吗？”

皮兰冷着脸不理她，依旧不放弃地劝说已经迈腿跨进门槛的李伟铭：“你还是别进去了，万一真的招惹了什么，那可就不好了！”

李伟铭对皮兰的话置若罔闻，抬腿走了进去，大摇大摆地在里面兜了一圈，这边看看那边瞧瞧，嘴里还嚷嚷着：“什么破地方，连一个贴照片的都没有，我怎么能知道哪个是美女啊！”

“伟铭，别乱说话！”邢君挺胆子小，不敢进去，扶着门框小声警告自己的朋友。

“怕什么！”李伟铭不在意地胡乱摆摆手，装模作样地冲四周的排位鞠了个躬，拿腔作调地说，“在下愿为宁采臣，哪位姑娘如果甘当小倩，记得夜里去云顶村寻我！不见不散喏！”

“走吧走吧！别闹了！”邢君挺见他还在口无遮拦，连忙把他拉出来，推着往外走。

其余几人看够了李伟铭的“猴儿戏”，也跟着离开了破旧的姑娘庙。

一阵风吹过，走出一段距离的皮兰觉得脖子后面直发凉，她忐忑地回头瞧瞧远处的姑娘庙，矮屋那黑洞洞的门口，就仿佛一只乌黑的眼仁儿正眨也不眨地盯着他们。

皮兰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停下脚步，面向姑娘庙的方向双手合十拜了几拜，嘴里念叨着：“各位勿怪，各位勿怪！刚

才那个人是胡说八道的，你们要是气不过，找他就好了，我和他不认识，和我无关，拜托拜托！”

念叨几通之后，才急忙快步赶上其他几个人，边走边不忘回头不踏实地看上几眼。

几个年轻人在羊肠小路上渐行渐远，喧闹远去，一切重归寂静。

姑娘庙依旧破败地矗立在路旁，风吹过，屋顶的干草随风微微摆动。一只乌鸦不知道从哪里飞了过来，落在姑娘庙屋顶的破瓦上，冲着远处扯开嗓子发出几声难听的嘎嘎声，那声音在空旷的田野间显得额外响亮。

皮兰听到乌鸦叫，心里又一阵毛毛的不安感，她再次回头看看远处已经只剩下一个小点儿的姑娘庙，周身泛着凉意。

但愿一切平安，她心想，千万别因为那个冒失鬼而惹到什么事端！

第二章 活不见人

成功告破乔琼那一桩案子之后，程峰说到做到，主动向上级申请，希望能把田蜜从借调转为正式的重案组警员，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焦心等待，田蜜终于得偿所愿，不再是临时过来打替补的小龙套，而正式入驻重案组了。

一直以来的愿望得以实现，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田蜜这段时间可谓是喜上眉梢，吃饭、走路、工作，甚至于睡觉的时候，脸上都挂着淡淡的微笑。

按照某位天后的歌词来形容，她现在的生活简直就是“一切都好，只缺烦恼”。

不过呢，现实世界中往往有一种规律，叫作物极必反。田蜜的日子过得太舒心，舒心到了隐隐有种不太真实的感觉时，她的烦恼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了。

“啊？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去？”田蜜站在程峰的办公桌前，眼睛瞪得老大，“师兄，我和墨窦两个人去不就行了吗？又不是什么大事！没必要再叫那个别扭鬼了吧！”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那叫上他一起，又有什么问题？”程峰哭笑不得地看着田蜜的反应，都过去这么久了，那个家伙的名字还是如同定时炸弹的遥控器一样，这边一按，那边田蜜就

炸毛，让人无可奈何，甚至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八字不合，不然凑到一起怎么就那么别扭。

他耐心地开导田蜜：“人和人个性都不同，你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像你哥那样外向喜欢贫嘴，也不可能都像墨窦那样慢性子好说话，陆向东虽然脾气比较怪，但人什么样你也接触过那么久了，怎么还适应不了呢？”

“就是因为接触过那么久，才更想躲开呢，你想啊，如果你闻到臭豆腐的味道，恶心得想吐，你还会没事跑去闻，找自虐吗？”田蜜一肚子理由。

“闻着臭，吃着香呢，你还需要对他加深了解。”程峰被田蜜的比喻逗笑了，心里替陆向东叫屈：好歹也是一个英俊惹眼的青年才俊，到了田蜜这丫头嘴里，竟然沦为了臭豆腐。不管怎么说，他是不会退让，由着田蜜的。“之前乔琼那个案子，向东不是帮了很大的忙吗？忘了？让你跟他多接触，是希望你能借机多学些东西，你要是实在不想和他去，也行，我叫安长埔和墨窦去，以后就让墨窦多跟着陆向东学习学习。”

田蜜咬着嘴唇瞪着程峰，明知道他在对自己用激将法，偏偏就没有胆儿点头同意他的提议。陆向东的个性她是头疼得不得了，但他的水平和头脑也的确是让她想昧着良心否定都做不到的，如果说把这样的机会白白丢给墨窦，她可不愿意。

倒不是说她对墨窦有什么不满，实际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平时，墨窦这个人都是非常好相处的，除了有点儿抠门儿之外，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只不过，田蜜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她的概念里，自己和墨窦是几乎同期进重案组的，墨窦顶着射击高手的资格光明正大地站住脚，而自己却是靠陆向东的帮忙，以及程峰的支持才挤进来，这样的差距让田蜜感到有些沮丧。

她是谁啊？是坚信巾帼不让须眉并且一心要做现代侠女的

田蜜啊！即使没有人去比较，她心里还是把自己和墨宴放在了跑道上，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接下来怎么可能不奋起直追呢？她要向所有人证明，她田蜜作为一名刑警，一名重案组刑警，绝对是实至名归的。

心里已经妥协了，嘴上田蜜还是忍不住小抱怨几句：“师兄，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那个案子，陆向东他有多过分！明明早就有所发现，却什么都不肯说，遮遮掩掩的，总是藏私！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学习对象啊！”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程峰摇摇头，不认同田蜜的说法，“向东他的确很早就发现了一些疑点，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他不是警察，也没有证据去证明那些理论上的东西，所以他只能提示，不能把自己没有足够依据的观点告诉别人。另外，我觉得他这种方式更有利于你的提高，什么都摆在你面前未必是好事，经验是需要自己去发掘的。”

田蜜扁扁嘴，不情不愿地点点头，问：“好吧，我听你的，可是，要是那个怪胎他闹别扭不肯去呢？”

“这个嘛，就看你的水平了！”程峰抱怀，笑了。

田蜜沮丧地离开程峰办公室，拿了棉衣往外走，在门口正好遇到从外面回来的安长埔。

“田蜜，干吗去啊？哟？怎么了这是？嘴巴嘟得都能挂油瓶了！”安长埔一进门就看到田蜜垂头丧气的样子，感到很纳闷儿。

田蜜把自己接下来的艰巨任务告诉安长埔，安长埔听完也为难地挠挠头：“这个还真不好办，陆博士罩着呢，他自己要是不想做的事，谁都别想勉强！要不这样，你尽量劝，他要是不同意，我去跟峰哥说说情儿，让他换别人去跟我手头那个案子，我陪你和墨宴一起去云顶村！”

田蜜点点头，对安长埔的安慰并不抱太大希望，垂头丧气地走出大门。

赶到J学院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时间也接近了下班，田蜜一路走得急匆匆，生怕自己晚了一步让陆向东先一步开溜了。

来到陆向东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因为走得急，田蜜略微有点喘，浑身热烘烘的，鼻尖凝着细细的汗珠儿。

笃笃笃，她抬手敲了敲门，轻轻推开了一个门缝朝里面看。

办公室里只剩下陆向东一个人在了，听到敲门声，他抬头看过来，见是田蜜，也没打招呼，只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她进去。

“有事？”对于田蜜的到来，陆向东似乎没有任何惊讶，在她走到自己桌前停下脚步的时候平静地问。

田蜜点点头：“有个案子，一个大学生和同学一起自助游，结果失踪了，所以……”

陆向东抬起手示意她不用继续说下去，他的动作让田蜜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哪儿？”结果，停顿了几秒，陆向东的问题却出乎田蜜的意料。

“在一个挺偏僻的地方，叫云顶村。”田蜜回答。

“可以，我答应了。”

“你不是要我吧？”田蜜难以置信地打量着陆向东，“以你的别扭个性，连案子到底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你就同意了？”

“怎么？难道你希望我不同意？那我可以改变主意。”陆向东淡淡地说。

“不！不需要！”田蜜听他这么说，连忙见好就收。

“什么时候出发？”